

淹留詩刊

一

卷之三

留
宿

其
初

廖平子編著

淹留詩刊

全國圖書館文献縮微複製中心

淹留

著者 廖平子
理者 佟德山
整書 责任編輯 陸宏基
出版本期 一九九〇年六月
定價 捌拾圓
全國圖書館文献編微複製中心

《淹留》及其作者廖平子

中山图书馆 佟德山

在我国现代出版史上，曾出现过一种独一无二，一向未见藏书单位著录的期刊。这就是抗战兴起，老同盟会会员廖平子先生避居澳门期间，亲自创作，亲手作画，亲手抄写，亲手装订，亲自邮寄发行，以抗日战争题材为主要内容的诗学专著《淹留》。有人称，《淹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空前绝后之作，诚非虚语。笔者对《淹留》神往已久，可惜未获一面之缘。一九八三年杪，香港人士何建华先生将毕生藏书二万余册移赠我馆，内有《淹留》三十八期（册），这一几被时代湮没的呕心沥血之作，终于重现读者眼前。今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五十周年，为了向一切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牺牲和贡献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表示崇高的敬意，向《淹留》的作者廖平子先生表示敬佩，也为了向何建华先生再次表示感谢，特撰此文以志纪念。

（一）

廖平子字革庵，号任肩。一八八二年出生于广东顺德县勒流乡一世代书香家庭。青少年时，聪颖好学，诗文书画均有所造诣。弱冠时代，即与邑人黄节、卢信等属文抨击清政，时人称为顺德三杰。一九〇四年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一九〇五年与郑贯中、卢信、陈树人等在香港参

加同盟会。一九〇七年东渡日本留学，一九〇九年学成归国。先后担任《中国日报》、《广州平民日报》、《美洲大汉日报》副刊编辑及记者，著作甚丰。辛亥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稽勋局审议员。一九一三年讨袁失败，弃职归粤，专心社会慈善事业，曾先后主持精武体育会、花埭孤儿院等，成绩卓然。后息影家园，除躬身园艺外，以诗文书画自娱。一九三七年抗战兴起，一九三八年秋广州沦陷，日军继而侵占南海、番禺、顺德、中山等县。廖平子一腔热血，毁家纾难，贱价出售桑田数十亩，所得尽购枪枝弹药，号召农民组织抗战敢死队，揭竿而起，抵御日伪。后因书生言兵，不谙战术，枪械低劣，寡不敌众，「只因苦战不成功，半乏军需半经验。」结果抗敌失败，于该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携眷避居澳门，距广州沦陷刚好一月。这时廖平子已一贫如洗，于是手书发行《淹留》，鬻文为生。《淹留》每半月发行一期，每期手抄十五册，每册收费十元，月以三百金以资糊口。《淹留》先出四十期，约一九四一年夏改名《天风》，继续发行了十四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日军侵占香港，澳门危如累卵。廖平子决计归粤，几经辗转，于一九四二年春抵粤北曲江，居莲花山。因生活无着，仍操澳门故技，改出抗战诗史《予心》，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发行第一期。《予心》仅出五期，即因病卧床，第六期尚未寄出，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九日逝世于曲江河西医院，终年六十一岁。

(二)

《淹留》创刊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六日。原刊高十九公分，阔十六公分，用连史纸抄写，字体

秀丽。封面左上方书「淹留」二字，下写明发行日期，钤「五山一农」朱印一方。右上角书写「诗学专著」四字，下写明期数。扉页用宣纸作画一幅，多为结合本期内容之山水画，寥寥数笔，颇有宋元古意。内文第一页下方钤著者斋名「自怡室」朱印一方。每期内文八至九页，半页八行，每行字数不一，白棉线装订。原书略有水湿虫蛀，已改作金镶玉装，列为馆藏善本编目珍藏。现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依原版影印，以飨读者。

《淹留》第一期，刊有「发刊词」一文。阐述了诗人创办这一刊物的宗旨：「《淹留》者何？志无成也。读书无成，抗战亦无成也。吾将以笔墨为原料，以诗歌为工作（具），身上百千万亿毛孔，一一放出无限光芒，以与敌作殊死战。内则加笔伐于魑魅魍魎，表同情于志士仁人，于是国魂指日以复，国难指日以苏，个人人格亦永永不会损失，以存天地正气。」廖平子是一位多产诗人，据《淹留》三十八期统计，共成诗四百一十首。其中五、七言绝句五十七首，五、七言律诗一百六十三首，五、七言长句一百九十二首，另文三篇，函一通。在这四百多首诗歌中，绝无吟风弄月，无病呻吟之作。《淹留》第二十一期，载有《淹留》自序一文，凡一千七百言。序文旗帜鲜明地指出「文人之有诗歌，文人之结晶也。然诗歌云者岂特吟风弄月，欣奇赏胜，往复酬酢而已。必须察祸福之本源，挺然而作国家民族之保障。故夫武人之剑锋不能为国家为民族效力，武人之羞也，文人之笔锋不能为国家为民族捍卫，抑亦文人之耻也。」接着诗人悲愤地呼吁：「虽然羞自羞，耻自耻，悠悠千百载，于此中致力者曾几何人？欲中国免为各外族蹂躏其可得哉！其可得

哉！」掷地有声，使人振聋发聩。廖平子对文人的责任，诗歌的任务，诗歌创作应如何与时代的前进，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兴旺紧密结合，阐述了极其精辟的见解，这一至今仍闪烁着光芒的文艺观，出自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一位老同盟会员的手笔，的确难能可贵。

抗战爆发，广州沦陷，中华民族处在危亡关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千百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华北平原，江南水乡，到处响起抗敌的枪声。避居澳门的廖平子，身居海隅，心向祖国，一直注视着内地的形势和战局。以垂暮之年，奋笔疾书，手下停挥，谱写了一首首踔厉风发，激越人心的诗篇。

宣传抗日战争，歌颂对敌斗争中的英雄人物和事迹，「与敌作殊死战」，「表同情于志士仁人」。在《淹留》中占有大量篇幅，是诗人创作的主流。七言古诗《壕上曲》就是一首直接描绘战场面的壮丽颂歌，并自注题解：「美战绩也，战壕愈多，抗战愈烈，胜利愈可期也。」表达了诗人主张全面抗战的决心。「汉家大将东出师，掘破昆仑八千里。山神黯黯魂欲断，眼中突兀奇男子。遥天眈眈长庚明，哑哑乌栖故夜惊。浊醪落肚若不寐，腰间轧轧霜锋鸣。壮者一跃如飞鸟，幼者初跃神魄小。老翁兴酣亦上前，铮铮铁骨精神矫。……国魂借问几时苏，譬如李广平匈奴。壮哉战壕内，光采昭百代。任是天昏鬼火青，到底山河增气概。……」全诗写出了战场的环境，战斗的时间，战争的气势，老少三代战士的骁勇矫健，读来感人肺腑，动人心弦。

平子善古风，四百多首诗中几占一半。长句容量大，可叙事，可写景，可抒情，还可以从中阐

发议论，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殊死战》是诗人直接描绘战争的两首七言长句，选其一：“朔风烈烈山河老，胡骑斩人又斩草。就中激起奇男儿，剑气森森万松道。肉搏不藉鼓鼙声，举眼看天夜五更。前方觑觑鬼神叫，敌骑正自临边城。边城之高才十丈，恶木萧森山俯仰。暗中伏地作蛇行，头颅落地心还痒。试部俘馘孰家多，白面书生刀晃晃。豺狼之肉剧腥膻，割取一脔大如掌。”把一位偷袭敌阵，割敌首级的青年战士描绘得活龙活现。

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的人民战争，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必须动员全国人民共赴国难。正是出于这一认识，廖平子谱写了大量诗篇，歌颂各阶层英勇杀敌的英雄人物。如《独子从军歌》、《木脚英雄杀敌歌》、《中山杀敌记功歌》、《结客少年行》、《赤女行》、《侠客》、《湘捷》、《双十日早起忽闻我军克服中山县喜极而作》等等。其中歌颂的对象，有正规军，有游击队，有青年，有老人，有男人，有妇女，有独子参军，有一家数口共赴战场；有换装假肢的伤残战士，也有矫健如飞的游击健儿。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汇成了一幅全民动员，浴血奋战，波澜壮阔，气吞河山的画卷。

我国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不朽名作“三吏”、“三别”脍炙人口，在文坛传诵了一千余年。“三别”中的《无家别》、《垂老别》，写尽了安史之乱中，人民的苦难生活这一历史事实，把人们带进了悲凉凄惨的境地。廖平子仿杜甫诗题，也写下了《无家别》和《垂老别》，却赋予作品以新的情节，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新的意境，读来令人振奋激越。《无家别》描绘了敌机轰炸农村，田园房

舍尽毁，「百年建筑须臾毁，避地难携一撮灰。」「筐箱仓库尽沦胥，饿极难图一碗粥。」接着，敌伪进村扫荡，抢夺财物，掳掠妇女，国仇家恨，激起了村民的杀敌决心。「前驱几个莽男儿，后有婆娘更急速。见敌犹如虎见羊，奋爪一攫勾其肠。」一鼓作气歼灭了敌人。告别断垣残壁，满目疮痍的家园，人们昂然走上战场，但已无家可别。诗人发出感慨：「无家别后事或行，一心冀壮山河色。无家造成几个奇男子，无家弱女亦可光青史。」战争教育了人民，锻炼了群众，激发了斗志。最后诗人发出动员：「无家无家大有人，起来毋复再逡巡。越经危难心愈壮，愧绝丝丝泪满巾。」《垂老别》则写的是位爱国老人送子参军，自己也亲赴前线的故事。在敌军压境，面对家毁人亡的情况下，「此老愤发赴疆场，誓把国仇尽昭雪。」老妻深明大义，支持丈夫参军，但老人毕竟「饱阅年华身渐老，星星白发如蓬葆。」和丈夫商议是否可把上前线杀敌一事交与两个儿子承担，因为「长男战术夙曾谙」，「次男有力亦如虎」，而且「生男杀敌父有荣，何必亲身事行伍。」老人听了大不以为然：「孩儿杀敌孩儿事，亦如劳燕不同飞。」老妻被说服了，周围的群众被感动了，纷纷为老人饯行。离村之时，老妻「代肩行李出门行，直送良人过山曲。」杜甫的《垂老别》「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而廖平子的《垂老别》却「代肩行李出门行。」时代不同，战争的性质不同，群众的思想也不同。杜甫的《垂老别》写尽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娓娓悲切。廖平子的《垂老别》则道出了战争鼓舞了人民，见危授命，大义凛然。

腥风血雨的残酷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痛巨创是无法形容的。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哀

鸿遍野，多少百姓背井离乡，啼饥号寒。诗人廖平子满腔悲愤，饱蘸血泪，写下了一篇篇声讨日军罪行的檄文。如举家逃难，投亲无门的《浮家叹》，因生活无着置亲生骨肉于道旁的《弃儿》，从沦陷区逃亡的难民诉说苦况的《偶逢》等等。《买薪》一诗尤为扣人心弦，描绘了一位妇女为生活计，冒死赴内地砍柴，经由水路运抵澳门出售，藉以糊口。不幸，途中「倭奴汽艇来，风急如马驰。近则刀剑砍，远则枪炮施。同行二十人，什九血肉糜。依夫中弹死，依子失其肢。回头艇已摧，飘泊苦不支。」因此，「此薪有冤魂，此薪有血丝。」全诗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伐薪贩薪的苦难经历，听者无不感动。虽然柴经水湿难以成炊，诗人感慨地说「只知炊者苦，焉知采者危」。他要奉劝卖柴的人「慎无怨柴湿」，因为这些薪柴来之不易，「条条鬼影筛。」直可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名作《卖炭翁》共读。

在全国军民一致抗日，寸步不让，寸土必争的如火如荼的斗争中，国统区正面战场的部份将领，兵不血刃，不战而退。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广州守军未发一枪弃城而走，引起国内外极大震惊，纷纷驰电责问。老同盟会员廖平子忧心如焚，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一气呵成《百粤将军歌》长诗一首。诗人悲愤的呼吁：「百粤将军镇南服，一任倭奴占山谷。极峰不责反慰留，引得千家万户哭。」「名都强半皆须血，只有羊城未染红。」「将军睡眼朦胧起，十万貔貅无主张。不能推托无粮械，不能委说无关隘。按兵不动是何心，大好江山由汝卖。」笔锋一转，「韩侯（韩复榘）刚弃鲁阳戈，已正明刑谁敢试。」全诗不但谴责了准备年余，不及十天，广州遂陷的

国民党守军将领，而且直指国民党当局最高层。后来，这位将领以「指挥失当，失守广州」予革职留任处分。对于国民党当局有关将领，不战而失广州，廖平子一直耿耿于怀，多次在诗篇中表达了他的悲愤感情。如「回首当年弃广州，使我临风泪如霰。」（《中山杀敌记功歌》）。「回首羊城谁断送，万家流泪看斯人。」（《湘捷》）。在《送友人赴赤柱受训》一诗中，诗人直截了当地指名道姓点出了弃守广州应负主要责任的国民党当局党政军要员。「断送广州有三杰（音对，坏、恶），曾贪余蠹吴轻狂。」这与当时广东群众中流传的「曾养有甫（谱），余汉无谋，吴铁失城。」不谋而合。既是对他们的绝妙讽刺，也是对他们守土无能的愤懑斥责。

对于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出现的民族败类，汉奸伪军，廖平子出于民族大义，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笔伐于魑魅魍魎」。上至卖国求荣的大汉奸汪精卫，下至伪村长、保长、维持会长、汉奸走狗，无不被诗人揭露得淋漓尽致，体无完肤。在《胡无人》一诗中，诗人揭露：「可怜恨降胡有小汪，岂真傀儡有辉光。含情欲作弹筝妓，劲节终惭郑妥娘」。郑妥娘是清代剧作家孔尚任名剧《桃花扇》中，富有民族气节的秦淮名妓，在廖平子的笔下，汪精卫叛国投敌，连一个秦淮妓女都不如，确实入木三分。《支解》一诗描绘了一九三九年夏，谭义乡有十三个「汉奸丑男子」为虎作伥，仗势欺压百姓，深为群众痛恨。一日游击队袭击日军，敌寇死伤无数。次日日军倾巢出动，以图报复。「纠率大队排山倒海来欲求一战，游击壮士竟失陪。」游击队采用「斗智不斗力，避实就虚」的战术，使敌人扑了个空。日军一怒之余，将十三个汉奸拉至江干，「一个一个

幸将去，斩首一顿分开手足与头肩。」将汉奸支解身躯，正是罪有应得。诗人最后告戒：「古来媚敌终贻咎，莫谓我能恭顺必毋张，虾夷焉有好心肠。」长诗《婚剧》讽刺了一个伪「主席」为攀附敌寇，将亲生女儿嫁给日军头子，成婚之日，纠集了一批地痞流氓，乞丐无赖以及妓女暗娼前来致贺，谁知正当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之际，忽然烈弹横飞，「喝声杀，忽然四面来罡风。喝声炸，忽然烈弹声隆隆。」参加婚礼的「几个虾夷且抗拒，枪未拔出已无语。」伪主席被击毙，新郎血肉模糊，「新娘本拟去作东洋婆，却又变了油盐酱醋拌烧鹅。」在这首诗里，诗句长短不一，并掺杂了不少方言俚语，亦庄亦谐，题名《婚剧》，不失为一场闹剧的好素材。

在三十八期《淹留》中，和历代诗人一样，廖平子也写下了一批咏物、咏景、吟时令的诗篇。在古代诗人词客的笔下，秋，往往和悲联系在一起，无数诗篇把秋天写得寂寥萧条，悲凉哀怨。廖平子一反过去文人的悲秋情感，唱出了激越高亢的秋之颂歌。「秋风吹健客心肠，秋风过后精神强，秋风能巩固边疆，横扫妖氛归大荒。黄帝子孙皆神武，每遇秋风神鼓舞。一逐倭奴出苏杭，再逐倭奴出齐鲁。三逐倭奴出幽燕，胡骑荡尽无余声……。」诗人问道：「在昔悲秋谁氏子？每到秋来神萎靡。是否有秋必有愁，抑或先忧然后喜……？」对此，诗人作了否定的回答：「人人争言秋草衰，其实世人看差了。草绿固增人意味，草黄更令精神矫。」在诗人的眼里，秋天是百花结果，百草结实的季节，是丰收的季节，胜利的季节。更进一步，诗人还对伤春悲秋的愁绪，作了彻底的批评。他深刻地指出：「春每伤，秋每悲，精神脆弱几人知。悲则颓，伤则退，誓扫匈奴曾

几时。」依照诗人的看法，「秋来词客不曾悲，便是中原有转机。」颓废亦非今日事，中原蓬勃多生意。秋风先上壮夫心，此后不容有寇侵。」把季节时令和战争形势连接在一起，叙发作者的感情，这在过去的诗词中还是少见的。

历代诗人描写荔枝的诗何止千百篇，或咏其色美，或歌其味香，或讥讽历代王朝不顾人民死活，千里走骑赶送荔枝供宫廷享用，或借荔枝寄托对岭南家乡的思念。但在廖平子笔下的荔枝诗，却借物咏情，独具匠心，不同凡响。试看七律《吃荔枝而酸感赋》。

佳实虽然得入唇，可曾微妙慰沉沦。

中原半落妖魑手，缛圃羞为烂漫春。

果亦安闲方有味，事须攀附不如贫。

嫣红莫诩佳人色，醋海唯君可问津。

日军的铁蹄践踏了祖国的大半土地，荔枝园不愿为春光供献烂漫的景色，荔枝树也因为没有安闲的环境，而不愿结出美味可口的果实。赋予荔枝以不媚故，不攀附的民族气节，读来令人顿生敬意。与南宋学者王十朋《食荔枝》「风味由来太奇绝，不教容易到长安。」「殊方竟续樱桃献，万树争先尔独迟。」前后呼应，相得益彰，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

廖平子一生个性刚正不阿，清高孤介。避居澳门期间，生活极为困窘，靠笔墨度日。友人

冯某，拟代为向国民党政府当局呈请发给救济金。廖平子得知后大不以为然，并于《淹留》第二期全文发表了《致冯××书》，婉言拒绝。「……吾辈今日固垂老，但回想当年志气何若？行径又何若？激昂慷慨之未遑，促缩颓废之是耻，财竭则总之以命，屈己要在乎伸人，蓬蓬勃勃目无今日何其惑也。曾几何时，而自放，而自馁，而自弃，昔则意气千万，今则俯仰求人，杜诗所谓「昔何勇锐今何愚」，思之真堪痛哭。窃谓丈夫不能自食，胥由无志气，并非出于无能，无志气饿死可也，倘有志不特身未老，纵老岂遂无救民族救国家之任务？事之成败不可必，而各有精神不可磨灭，馨香万世之不暇，岂计温饱于一时。否则年未老而说老，境未衰而说衰，毛举过去一二小节以为莫大功，谓即此已足，不必再干，且可藉此以图毕生安乐。此等坏脑筋，劣心理，简直不能谓为革命党，直乃自暴自弃与雅俗无殊。抑又思之，国家之资财有限，而立勋之士则无穷。抗日以来置身前线，或死或残废一时未必便有相当抚恤，以功而论孰有过此，仓促间尚无办法。而乃强挖数十年前之旧事，得一钱以冀温饱，是则是矣，其为人若何？……总之奋斗一如昔日，抗战救国未敢后人，所以告慰故人者在此，所以自慰者亦在此。」是年，廖平子五十七岁，患支气管病咳嗽不止凡五阅，正值贫病交加，生活潦倒之际。这位做过临时政府稽勋局审议员的廖平子先生，当「审议」个人的历史功勋时，却如此自谦，轻描淡写，不置一词，婉言拒绝接受救济，耿介之心，令人可敬。

抗战期间，蔡元培先生寓居香港九龙，得知廖平子创办《淹留》一事，极为赞赏。并与诸友好

相约，将十五册尽相购买，甚至以数十倍之资付给刊费。一方面是对廖平子以诗歌作武器宣传抗战的爱国精神给予鼓励，也是对生活拮据的廖平子在经济上予以支持。当时正值国难当头，蔡元培先生也年逾古稀，平时甚少会客，但经黄尊生引见，特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二日在九龙寓所会见了廖平子。次年，蔡元培先生逝世，廖平子有《哭蔡子民师》诗五首，并各作自注，记载了廖平子对蔡元培先生的崇敬心情。「二十九年一月十二日，偕黄（尊）生博士谒师于九龙寓斋，始修弟子礼。师故谦逊，然以情性相投，不以唐突见罪也。」「临行时勉以为国自重，讵料甫经一面，即以幽明相隔。」《淹留》一集，极为师赏识，曾题诗三章，以龚定庵「陶潜酷似卧龙豪」一语相移赠，又以安迪生火车上办报相似。中西两贤，何敢望其肩背。然得师如此奖励，此集为不虚矣。廖平子居澳门期间，寓所斋名「自怡室」，想请蔡元培先生题字，但恐蔡年高体弱，不敢开口，仅向黄尊生表示过，而黄即代廖向一请托。不久，廖平子即收到蔡元培题写的「自怡室」三字。「字高六寸许，极瘦硬可爱，至今犹悬室中。」蔡元培也收藏过廖平子的书画。抗战伊始，原省立仲元中学校长梁镜尧先生，在蔡元培寓所见到室内挂廖平子画一幅，问蔡，中西名画固多，何室中独悬此帧？蔡元培说：此老清高孤介，一如其字画，余喜其人，神交三十年而未见其人。「清高孤介」，对廖平子的评价的确一语中的。

廖平子移居曲江后，生活更加贫困，但决不以口腹累人。曾致友人书：「抗战以来，弟素持吞口水养命之法，手写诗稿，靠些笔墨度日。因口水是自己的，胜似求人多多。」处世高洁，有

如是者。当时廖平子重病在身，不仅无钱果腹，更无资延医。画家陈树人知其贫困，呈请国民党最高当局拨给救济金二千元，省主席李伯豪先生亦以一千元相赠，廖平子均以「授受无名」而却之。一位任粤北某县县长的好友，以千元购《予心》一期，廖平子却将这一千元捐诸政府当局作购滑翔机之用。并致友人书：「写画之款，用以救国，《予心》之资，用以救饥。」实践了他「奋斗一如昔日，抗战救国未敢后人」的矢志。这与当时敲诈勒索，鱼肉人民，大发国难财的官僚政客相比，直是天壤之别。

(四)

刊名《淹留》，出自《离骚》：「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表达了廖平子对我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崇高敬意。不幸，日益纷乱的时世，日趋恶劣的环境，诗人终于没能看到我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长眠粤北曲江湘军墓场。「半榻孰怜羁旅梦，一杯初弃乱离人。」诗人的自作成为身后的自挽。诗人虽然溘然长逝，但他呕心沥血凝成的诗篇却「淹留」人间。

《淹留》尚缺三十九、四十两期，《天风》十四期仍未得见，希望热心广求文献的人士提供线索以成完璧。据知，台湾当局楼桐孙先生存有《予心》五期，如蒙影印交换，或联合影印出版，不失为海峡两岸文化界纪念廖平子先生的有意义的活动。对此，笔者寄予期望。

(此文参考了冯自由先生撰写的有关材料，仅此说明，并志谢忱)